

尋光而生：記「人權之路青年體驗營」對於青年世代如何看待轉型正義之影響

張瑀婕

陳文成基金會志工／東吳法研所公法組研究生

陳文成基金會自 2008 年開始舉辦「人權之路青年體驗營」，於每年暑假招收 16 歲至 25 歲的青年學員，並於 2021 年起開辦寒假梯次營隊，招收 26 歲以上的社會人士，一起到過去關押政治受難者的綠洲山莊及綠島人權紀念碑等地上課、參訪並與政治受難者交流，也安排紀念晚會、成果發表等行程，讓來自各個不同地方的人，一起交流彼此對於轉型正義與白色恐怖的想法。

營隊多年以來除了轉型正義的教育與推廣，亦培力了許多人權工作者，以及建立轉型正義倡議圈、學界、政治受難者之間的關係與交流，也影響了許多年輕世代對於轉型正義的看法與理解；在營隊之後，年輕工作人員之間的情誼，也都會繼續成為彼此在議題、生活中互相扶持的力量。

雖然推動轉型正義在台灣並不是容易的事情，但關注此議題的人們仍會繼續努力，一起在黑暗而伸手不見五指的歷史中，繼續尋找光的出口，將這些過去所發生的事情告訴更多人。

關鍵字

轉型正義、人權教育、白色恐怖、青年世代

「這是一個在無盡的黑暗中找光的營隊。」在 2022 年寒假的人權營成果發表時，有位學員講了這段話，不僅長輩們聽了流下眼淚，轉頭發現，身邊的工作人員們也在偷偷掉眼淚。

試著一起努力找到光，或許這就是陳文成基金會的人權之路青年體驗營繼續努力一直辦下去的動力吧。

壹、人權營的源起跟內容

台灣經歷過世界上最長的威權統治時期，也就是所謂的白色恐怖時期，在這段時間內，有許多人遭遇牢獄之災或是生命被剝奪的痛苦，出獄後仍遭特務跟監、工作、生活皆受到影響，至今仍惡夢纏身的人也不在少數，也有些人是政治受難者的家屬朋友，雖然肉體不在監獄裡，但心靈或是生活也像在經歷牢獄之災的「獄外之囚」。

但這些，都是學校課本裡不會告訴我們的，在過去，甚至是被當成「不存在的歷史」。有許多人都不曉得過去發生了什麼事情，也都沒看過真的政治受難者，因此，陳文成基金會自 2008 年起舉辦人權之路青年體驗營，截至目前為止舉辦了超過十五次，一起上過綠島的學員也超過一千名，政治受難者超過二十位，基金會希望能透過營隊，讓更多人知道過去發生了什麼事情。

一、營隊的學員組成

營隊分為暑假與寒假兩個梯次，兩梯次間除了學員年齡有所差異外，營隊內容基本上不會有太大的差異，暑假梯次開放給十六至二十五歲的社會大眾且不限科系經歷，在這個年齡層中，學員就會是高中生、大學生，研究生，或部分畢業已出社會的青年，近十歲的年齡差距，就會讓營隊中產生許多不同的碰撞與對話。

在 2021 年時，首次舉辦了寒假教師營，一開始主要招收的對象為中等教職以上的老師們，希望老師們可以將這些內容帶回去，融入教材教導學生，後來開始招收二十六至四十五歲的社會大眾，因此就會有許多非學生的人來報名，這些都會在營隊中激發出不同的對話與討論。

基於場地、資金與人力的因素，每一梯的學員數約在四十位上下，面對一

年比一年還多的報名人數，在錄取名單的考量上時常令工作人員們陷入糾結，總是希望能讓更多人能參加，而且希望就算沒有錄取人權營，也能夠以不同形式或媒介，來接觸轉型正義與認識白色恐怖歷史，例如基金會也還會舉辦人權辦桌、講座、紀念晚會等等。

順帶一提，現在很多活躍於政壇的民意代表們，小時候也都參加過人權營，而他們現在也持續為台灣轉型正義而發聲，也有許多人成為人權工作者，在各自關心的領域中努力，也有許多學員參加營隊後，便留下來「跳坑」成為了下一年人權營的工作人員，因此每年的人權營不只是轉型正義教育推廣，也有助於台灣新的人權工作者培力。

二、營隊內容

在為期四天三夜的營隊中，說長不長說短不短，能讓學員們帶走多少東西，一直都是工作人員們所在乎的事情，因此每年的課程安排，在主架構不變的情形下，都會有一些彈性與調整。在主要的流程安排上，暑假與寒假的梯次大同小異，但寒假的課程安排會較少一點，基本上一定會有長輩分享時間、講師授課、參訪新生訓導處、蠟像館、十三中隊、燕子洞、人權紀念碑紀念晚會、成果發表等活動，而這些參訪地點與流程安排，也都各自代表了不同的、我們希望傳達給學員的事情。

（一）循著前輩們的腳步上島

首先學員們會在台東火車站集合，一起搭船到綠島，就跟當年政治受難者前輩們一樣。登島後，就會開始一連串的課程、長輩分享與實地參訪，中間還會穿插讓組員討論的時間，互相交流想法以及準備成果發表的內容。每年課程不一定相同，會依照邀請講師的情形而定，因此會有哪些也不一定，內容會以轉型正義為主，課程主題也包含歷史、文學、性別、心理學、戲劇等領域，每一次不同的課程，最後也都會帶來許多不一樣的學員成果發表，這些都是很難能可貴、一生一次的組合。

對於學員來說，最吸引大家報名的重點就是政治受難者長輩的親身經歷分享，有時候陳文成基金會會去一些人權相關活動或市集擺攤，在介紹人權營

時，我們也常常會用「有真的政治受難者經驗分享」來宣傳營隊，因為平常在日常生活中，要接觸到受難者是十分困難的，而且要有時間對話更困難，因此能夠在營隊中一次跟很多受難者交流，對於學員來說，都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經驗。每一梯次邀請的長輩也不一定，主要會考量的是長輩的體力，畢竟長輩年紀都較大，最年輕的受難者也都七十幾歲了，因此每一次跟長輩交流的機會都非常難能可貴。每年在營隊中，常有學員反映希望與長輩交流的時間可以再更多一點，因此會盡量配合長輩的體力與課程來安排。

（二）「到歷史的現場走一遭」——實體參訪與戶外活動

除了講師授課與長輩分享外，最重要的就是實體參訪，在營期中，一定會參訪新生訓導處¹、綠洲山莊²、八卦樓³、會客室⁴等地，並由長輩們親自導覽，介紹這些當年他們所待過的地方，這些實地參訪對於學員們來說也都很震撼，對工作人員來說，雖然來很多次了，但聽長輩們分享時我們也都感觸很深，尤其是每次聽陳欽生（生哥）前輩講當年他母親來綠島找他、在會客室會面的情形時，工作人員都怕哭，也都怕長輩們、學員們聽到哭，所以都會準備好衛生紙隨時在附近待命，而且就算我們聽這些故事很多次了，但每一次聽，其實也都會在旁邊跟學員一起偷哭。

在營期中，較為特別的流程安排就是在十三中隊⁵的紀念儀式與在人權紀念碑舉辦的紀念晚會，對大家來說，這些都是非常充滿「能量」的行程。在十三中隊時，會請五零年代的長輩分享自己當年的經驗，但由於長輩們逐漸凋零，所以現在就會由七零年代的長輩或是歷史專業的講師們來講解有關十三中隊的故事，接著就會唱〈安息歌〉⁶與〈千風之歌〉，⁷最後就會發象徵和平的百合花給學員，讓學員自由獻花，向逝去而化為千風們的前輩們致意。

1 全名為「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新生訓導處」。

2 全名為「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

3 位於綠洲山莊內。

4 位於綠洲山莊內。

5 全名為「新生訓導處公墓」。

6 政治受難者為遭槍決的獄友送行時所唱的歌曲。

7 日本聲樂家秋川雅史於2006年5月24日發行之單曲，原為美國詩歌，意旨為死者安慰生者，表示自己並沒有死亡，而是化為千風吹拂著生者。

如果天候與路況許可的話，就會帶學員們到燕子洞，尤其 2022 年底上映了電影《流麻溝十五號》後，大家對於這個場景就會更有感覺，也可以預見未來的營隊學員也會想要特地去看一下實景。這些地方，過去也都是由五零年代的長輩來分享，但也因為我們漸漸沒有這些長輩了，所以就改由其他長輩或講師來講解這裡過去曾經發生了什麼事情。

除了實地參訪外，在第三天晚上，也會到另一個重要場景綠島人權紀念碑⁸，在這裡會舉辦紀念晚會，也是營期中最主要的感性時間，在晚會中，會講解紀念碑的故事、垂淚碑的內容、⁹唱歌、分享自己的心得等等。唱歌的部分一定會唱〈千風之歌〉、〈黃昏的故鄉〉、¹⁰〈全心全意愛你〉¹¹等歌曲，再來就看長輩或工作人員有沒有特別想唱的歌，例如之前也唱過〈島嶼天光〉、¹²〈海上的人〉、¹³〈烏牛欄大護法〉¹⁴等與台灣歷史、家鄉等有關的歌曲。唱完後，就會各組帶開，讓長輩、講師、隊輔與小隊員們一起聊聊營隊這三天下來的心得與感受，在這有限的時間內，都希望學員們能多帶走一些過去不曾有的體會或感受，並且能回到各自的領域繼續努力。

到了最後一天，重頭戲就是學員的成果發表，發表的形式不拘。例如過去就有心得分享、唱歌、錄 podcast、繪圖、剪輯影片等，希望學員能用自己喜歡的形式，將這四天的所見所感分享給長輩、講師與其他學員們，發表後再由長輩講師們來回饋自己的感想。成果發表結束後就是放風時間，讓學員們把握營期最後的時間在園區自由參訪，也有學員會在這時與長輩合照，最後在拍大合照後，大家一起搭上遊覽車，到碼頭搭船回到本島，結束這次的營期。

這四天營期對於學員們來說，參加人權營都會有許多收穫，並帶走許多事物，回到日常生活中，繼續帶著這些所見所聞，一起對於自己理想的社會而努

8 位於「綠島人權紀念公園」內。

9 碑文內容：「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她們被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

10 台灣台語歌手文夏所著的歌曲，描述台灣白色恐怖時期被列入「海外黑名單」而無法返台者的思鄉之情。

11 台灣歌手吳志寧與作家吳晟共同創作的歌曲。

12 台灣獨立樂團「滅火器」為 2014 年「太陽花運動」所創作的歌曲。

13 台灣獨立樂團「滅火器」的創作歌曲。

14 台灣獨立樂團「閃靈樂團」的創作歌曲。

力，而不只學員們收穫滿滿，工作人員們每年也都有不同的感受與收穫。

貳、人權營的工作人員有什麼感受

「我們要先一起轉身回頭望，才能知道共同的前方道路如何構築。」這段話是某年營隊的講師在學員成果發表後所講的，在綠島，我們身邊有著可以一起轉身回頭望，並一起思索前方道路的夥伴們。

工作人員的組成皆是陳文成基金會的志工，年齡層主要分佈在二十至三十歲之間，而且大多都是人文社會、法律相關科系的大學生或研究生，而工作人員主要來自過去參加過營隊的學員，或是參加過其他陳文成基金會所辦的活動的人，例如人權辦桌¹⁵的志工或是社會關懷獎學金¹⁶的得獎者等，因此有許多工作人員其實也沒擔任過學員。我們大多數人都沒經歷過白色恐怖時期，但大家一年一年的參與，每一次也都有不同的體會與感受。

一、挑戰很多的籌備與上營

對於工作人員來說，每次在營前準備到上營，都是不同的挑戰與感受，例如光是從事前的報名人數，在選擇要錄取哪些學員時，就是上島前會面臨的第一個糾結，因為看到報名人數從錄取人數的兩倍到現在五、六倍以上，其實內心是很開心的，因為代表有越來越多人想要了解白色恐怖時期曾發生過什麼事情，這些對我們來說，都是有助於台灣的轉型正義工作，能讓越多人知道當然越好，看著許多比我們年紀小的人，想一起努力回望歷史，都令人非常感動。到了2021年寒假時新增了教師營，這是我們第一次面對大多是社會人士、年紀較長的學員，甚至有大半都已經是學校老師，所以隊輔與學員之間該如何互動都還需要摸索，也是一大挑戰。

對我們來說，看到年輕學員會覺得台灣充滿生命力與希望，而看到老師們或社會人士上島，一起「補歷史的課」，後者思索如何將在綠島四天的所見所聞帶回去，融入教材中，告訴學生過去這段歷史有多重要，前者思考著如何回去將這些事情告訴身邊的人，每當看到這些，就會覺得大家付出的這些時間與

15 陳文成基金會於每年12月於青島東路鎮江街口所舉辦的活動，議題以政治受難者與無家者為主，有市集、辦桌吃飯等內容。

16 陳文成基金會為鼓勵以實際行動關懷台灣社會之學生，所頒發的獎學金。

心力都是值得的。

二、與長輩相處而生的力量

台灣獨立樂團「拍謝少年」的〈出巡〉裡有這麼一段歌詞：「祢守護的山林 祢看顧的海線 為以後的人哪 攏佇遮 佇遮佮祢行」每次往燕子洞走，走在長滿馬鞍藤的碎石沙灘上，都會想到這些政治受難者前輩們，而馬鞍藤厚厚的葉片讓他能在炙熱的太陽底下仍保有充足的水分，也就如同經歷了苦難而走到現在的政治受難者長輩們；五零年代的政治受難者前輩大多已凋零，現存最年輕的政治受難者也已超過七十歲，我們總是覺得自己在與時間賽跑，希望可以更快、更好地把這些事情告訴更多人。

作為工作人員，有時候看長輩在台上分享，看著他們揭開自己的傷疤，告訴我們過去他們經歷了怎麼樣的痛苦、有什麼感受。但其實，我們總是害怕長輩們在我們面前是在強顏歡笑，因為我們一直都知道，前輩們在分享後，常常會在台下偷哭。

我們每一次都很珍惜這些與長輩互動的時間，長輩們的年紀都可以當我們的阿公阿嬤，跟長輩們互動很特別，一開始我們都是聽他們分享關於自身的受難故事，逐漸熟悉之後，會開始聽他們分享如何健康生活呷百二、種田、做早操、文學創作、賣咖啡、選舉、運動。從一開始陌生而戰戰兢兢，到後來都熟知彼此的習慣，如飲食習慣、作息，飯後散步或要「去呼吸」，這些大大小小的互動，都成為了我們的力量。

跟長輩們多多互動，對於有志於倡議轉型正義的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環，有時候長輩們看到我們在社群媒體上發一些抒發心情的貼文時，也常常會留言為鼓勵我們。營期結束後，工作人員們也都會安排時間去拜訪長輩，或是有時間就盡量參加長輩們出席的各種活動。有時候長輩的家人們也會一起上營，我們也很喜歡跟長輩的家人們互動，所以平常便都會與他們保持聯絡。

三、繼續尋找光的出口

在沒有《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的年代我們辦著人權營，有了「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後我們仍繼續舉辦，促轉會關門了我們也沒有停下來，透過民間的

力量，一點一滴地讓這個社會逐漸認識白色恐怖，了解轉型正義的重要性。

從事人權或轉型正義的年輕世代最常聽到長輩們對我們說，能看到有年輕人們來推動這些事情真的很好，年輕世代雖然沒有經歷過白色恐怖，但卻能夠理解我們，這些也會讓我們覺得上營像是一場療癒之旅，稍微遠離日常生活，到另一座小島與許多不同的人們互動，工作人員與長輩、講師之間所建立的情誼，也都是無可替代的珍貴回憶與經驗，有人在這裡找到了推議題的好夥伴，也有人找到有相同興趣嗜好的好朋友，也一起成為人權路上的好夥伴和彼此之間的助力。

對於轉型正義來說，曾聽一位研究轉型正義的法律學者說「這些是我們晚輩們欠他們的」。舉辦營隊對我們來說也有這樣的意味在，而且我們也持續與時間賽跑，因為許多反對轉型正義的政治人物們會說「現在都好好的，管過去要做什麼？」、「受難者都不在了啊！幹嘛管這些？」會有這樣的言論，是因為這座島上有許多威權幽靈在空中盤旋，試著蒙蔽我們的雙眼，使我們看不見歷史；試著摀住我們的耳朵，使我們聽不見受難者的聲音；試著蓋住我們的嘴巴，使我們說不出過去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看不見並不代表不存在，在這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中，他們一直都在，他們會在你面前告訴你過去發生了什麼事情，告訴你希望大家能把握當下來了解這些，並且希望未來不要重蹈覆轍，提倡民主與轉型正義的重要性便在這裡。過去的我們不知道歷史，但現在的我們與歷史同在。

創傷不一定能完全復原，但能透過這些分享與對話來療癒彼此，而且大家沒有忘記。大家都記得這些事情在這座島嶼上刻下了許多傷痕，有些已經結痂，有些變成疤痕，但有些仍在流血。人權營的舉辦，為的就是讓不同的人們，能夠看見這些傷，並且希望大家心中留下種子，期許未來有天能夠發芽成長結成果實，讓更多的人也都能理解。

參、結語

許多人常會問工作人員：「是什麼支持著你們花時間心力繼續投入這些事情？」長輩們的「你們能在乎這些事情真的太好了」、講師們的「謝謝你們讓

更多人了解這些」、學員們的「謝謝你們辦這個營隊」，綠島的風、海浪聲、帶有鹹味的空氣，從燕子洞裡面往外看能透出的藍天與陽光，這些都讓我們明白：雖然洞裡黑暗，但向外望，仍有光。

感謝一直以來陪伴陳文成基金會人權之路體驗營的前輩們，有陳欽生前輩（生哥）、蔡焜霖前輩（蔡爺爺）、蔡寬裕前輩、毛扶正前輩、張則周前輩、黃華前輩、簡中生前輩、呂昱前輩、張常美前輩、周賢農前輩、胡子丹前輩、洪武雄前輩、高英傑前輩、高金郎前輩、陳武鎮前輩等；已經化成千風的陳孟和前輩、陳新吉前輩、陳深景前輩、郭振純前輩、鍾紹雄前輩等；還有許多一起上島的政治受難者家屬們，這些名字我們都會一直一直放在心上。

僅以此文向過去在白色恐怖時期遭槍決或失蹤等共 1,824 位政治受難者，¹⁷ 與自由、身體、財產或名譽等受侵害，例如被羈押、執行徒刑、交付感化（訓）、槍擊致使傷殘等共 16,117 位政治受難者致意，¹⁸ 以及許多「獄外之囚」們，願化為千風的前輩們來生能有自由的靈魂，願生者們能夠見到公理與真相到來的一天。

17 國家人權博物館《人權紀念碑錄名更新名單預告展》所載之受難者數量。國家人權博物館。人權紀念碑錄名更新名單預告展。https://event.culture.tw/mocweb/reg/NHRM/Detail.init.ctr?actId=30020&utm_medium=query。2023/05/23。

18 同註 16。

A Search for Light and Life: Reflections on the Impact of the Road to Freedom Youth Camp on Young People's View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Yu-Chieh Chang

Volunteer of Dr. Chen Wen-Chen Memorial Foundation /
Graduated student, Master of Laws, Public Law Program, Soochow University

The Dr. Chen Wen-Chen Memorial Foundation has been organizing *The Road to Freedom-Youth Camp* since 2008, recruiting young learners aged 16-25 every summer. Since 2021, the camp has also welcomed social professionals over the age of 26, providing opportunities to attend classes, visit places such as the Green Oasis and the Green Island Human Rights Memorial, where political victims were once detained, and exchange ideas with political victims. The camp also includes activities such as commemorative evenings and presentation of achievements to encourage participant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bout their ideas on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the White Terror period.

Over the years, in addition to education and promotion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the camp has also empowered many human rights workers, established a network of relationships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advocates, academia, and political victims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influenced many young peoples' understanding and views on transitional justice. After the camp, the bonds between young staff members continue to serve as a source of mutual support in daily life and in tackling human rights issues.

Although it is not easy to promote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Taiwan, yet those who care about this issue will continue to work together to find a way out of the darkness and tell more people about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Keywords

White Terror, Human Rights Education, Transitional Justice, Young Generations
